

对于中国人来说,中秋是团圆赏月的美好节日。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古往今来,歌咏月亮的诗词有多少?一轮圆月寄托着团圆的期盼;悠悠月光凝结着无尽的思念;圆圆月饼承载着浓浓的情感。三秋桂子飘香,庭下月光皎洁,亲人欢聚,举杯对月,话不尽人间深情,看不够金秋美景。今夕何夕,花好月圆,祝读者阖家欢乐,尽享天伦之乐!



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

想念儿时的中秋

■高霞

临近中秋时,超市的月饼陆续上市,各种口味的月饼看起来很是诱人,还有那精美的包装盒,光鲜亮丽。我从中挑选了一盒冰糖馅儿的月饼,准备过节时看望母亲。

其实,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这些月饼,一方面是价格贵,不实惠;另一方面是母亲不舍得我们花钱。母亲每年过节买的月饼,都是散装的掉渣月饼。虽不怎么吃,但也少不了过节的氛围和仪式感。

自从有了小家后,母亲所盼望的便是过节,翘首期盼我们回家团圆。这几年的中秋,我们家每次都是和小姨家一起过节的,再把年迈的外公从村里接到镇上,两家人一起吃中饭和晚饭。外公上了年纪后,耳朵听不见,再加上半夜经常咳个不停,更不习惯和我们住在一起,每次中秋吃完饭后便要回到村里。我们送他下楼搭上摩托车时,月色正笼罩着大地,抬头看那空中的月亮:哇,真的好圆耶!像点缀着花纹的大玉盘,又像盖着轻纱的大镜子。

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月亮的样子。小时候看到圆月的月亮,喜欢用手去指,大人哄骗我们说:“用手指月亮,可是会被月亮割耳朵的。”吓得我们好几个晚上都不敢出门,以至于看到满月时,只能低着头走。等我长大后,知道了月亮的形成原因和变化规律时,再想起小时候的那个谎言,不禁大笑起来,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会欺骗我们,让我错过了那么多欣赏圆月的机会。

幼时,我们还住在乡下,四面环山,偶尔看到外面的热闹景象,便是和大人一起去镇上赶集。我记得每逢中秋节前,会跟着父母去镇上买些过节用品。小孩子无非是想缠着大人买点糖果解解馋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吃点小零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一大早起来,吃过饭后就立即出发,步行到镇上。第一次看到镇上的小平房、小商铺,都是那么新鲜和好奇。跟在大人的后面,东瞅瞅西瞧瞧,特别是遇到地上摆摊的,不管卖什么东西,都

要钻进人群中看看。见到服装店里挂的漂亮衣服时,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,晚上做梦时梦见自己真的穿上那件漂亮衣服了。

儿时,我还不曾看过外面的世界,所到之地也不过村里村外方圆几里,可是心中却总是那么快乐。吃的零食,花生、瓜子是自家种的,就连中秋的月饼也是自家做的。记忆中,奶奶手很巧,每逢中秋,她都和好面粉,提前准备芝麻糖、豆沙等做月饼馅儿。奶奶忙完农活后,就在厨房里前后忙几天,陆陆续续准备做月饼的食材。到中秋的前一天,各种口味的月饼都做出来了,我在午睡后醒来,隔着老远就能闻到月饼的香味儿,迫不及待地跑到厨房,甜甜地叫几声“奶奶”,又是给奶奶捶背,又是揉肩,迫切地想要提前尝尝月饼。可奶奶只会给我尝一块,这个红糖馅儿的月饼,像蜜饯一样甜到了心里,吃完还不忘舔舔手指头。

到了中秋的晚上,奶奶会提前准备一大桌子饭菜,爷爷、父亲和姑父还会小酌几杯。吃完饭后,奶奶就像变戏法一样用筛子端出月饼,芝麻馅的、红枣馅儿的、绿豆馅儿的,应有尽有,我一口气能吃好几个,把肚皮都撑得鼓鼓的。桌上还放有自家制作的红薯干、柿子饼等零食,实在是吃不下了,才和邻家的小伙伴在月亮地里玩起跳房子。

那时的中秋,团聚的方式虽然简单,可一大家人聚在一起总是那么幸福美满。后来,我们搬到镇上居住,一大家人各自为了生计奔波,聚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。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,过中秋时再也没有人张罗着做月饼了,只是各自的小家聚在一起,甚至外出工作的姑父和父亲也没有赶回来。一大家从以前的热闹逐渐变得冷清,我在外求学、工作,也渐渐忘记了幼时中秋的模样,更多的时候,中秋节是在电话里慰问母亲。

前些日子,母亲又在电话里说快到中秋了,我明白母亲那没有说完的话,她渴望我们回家团圆。我相继准备好回家的用品,我知道母亲也早就准备好了食材,从我走出这个小镇的那一刻,母亲便这样日复一日地准备着我回家的吃食。

车子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近,我眼前又开始不断浮现儿时中秋的模样,心中有几多酸楚:那些曾经最爱的人呐,都为了生活难得相见,我唯愿年年中秋月圆人团圆。

何处合成愁,离人心中秋。孤身在外的人啊,一不小心就会在喧嚣之余发现自己的渺小,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孤单的泥潭里。

终于迎来中秋小长假。游子归家,月圆人也圆。

可能是由于大山的托举,人仿佛离月亮更近了,看到了更圆更亮的月亮。脱离了网络,卸下了工作,一切安好,心里似乎也住进了一轮月亮,不觉间内心也空明起来。往日没有注意到的,此时都清晰地呈现在了眼前。

少时,苏轼在心里留下的种子,今日突然绽放。

月色如水,浸润人间,庭下如积水空明,苏轼与张怀民仿佛刚从眼前走过。场院被月光洗得干干净净,场边的梨树投下婆娑的树影。山脊上连片的林木与大地结为一体,勾勒出群山万壑墨黑的轮廓,在朦胧的月光中与澄澈的夜空界限分明起来,一直绵延到无尽的远方。缠绕在山腰的公路静静地沉睡着,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偶尔有开着夜灯的车辆,仿佛是公路睁开的眼睛,瞧了一眼,似乎没看到他要等的人,就一次次慵懒地迎来送往。

头顶的宫阙有多远?山脊绵延到何处?公路蜿蜒到何方?它在等待着什么?仿佛这一切都触手可及,却又一望无际。这里的空旷仿佛通向了无尽的去处……

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中秋月就这样朗照着,梨树就这样张望着,山上的林木就这样相互挽着手。她们谁也不知道答案,只是各自孤单地立于茫茫人世间,互不言语,穷尽一生,茫然一生,寂寞一生。

行色匆匆的人,行色匆匆的车,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一切都重新在寂静中被包裹起来。

突然想起一个老友,他时常一脸落寞地抿一口酒或啜一口烟,倘若被问起,也就一句“人生真是寂寞如雪”。想想也是,来的时候簇拥着,走的时候一个人,这大概就是人生吧!人生是要一个人走向远方的。同事一场,两三年后,大部分相熟的人就已经调走了,高升也罢,平调也罢,同事少有能相伴许久,几年不过也是过客一场,何况很多时候“我们只是同事,不是朋友”。一直相好的,一起同过窗的寥寥无几,再到后来各奔天涯的时候也就孤身一人,少有结伴的。

车灯在一处山脊静静消失。再次被寂寥所包围,心茫然,也只有心茫然。抬起手腕,已近晚上八点。这一天飞快流逝,或许过几天,还没有感觉,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垂垂老矣。以前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,特别是小时候,感觉一年永远过不完,现在是一眨眼到了闭眼睡觉的时候,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,一天就过去了。回过神,往往是一回神,才发现又要换季,老梨树的叶子已经落了一地。

屋里传来母亲唤我进屋吃饭的声音。转过身,看见父亲正在逗着他的孙女儿走路,一步一步,晃悠悠。妻子从厨房里捧着装得满满的盘子往桌上放,我本能地去桌边拿碗,把饭盛好。

妻子拿起筷子,问我:“你今天怎么呆呆的?”我顿了一下:“哦,有吗?没事儿。”妻子不放心,连连追问。

“真没事。”我扮了个笑脸。

“那赶紧吃饭。”妻子笑着翻了我一个白眼。

一瞬间,我看到澄澈的月光下有我的全世界,再也没有了孤单与茫然,也笑得咧开了嘴。

中秋月夜

■余修礼